

理性精神的自我观照

思想哲學

胡 潇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思 想 哲 学

——理性精神的自我观照

Sixiang Zhexue

——Lixing Jingshen de Ziwo Guanzhao

胡 潇 著

☐责任编辑 王桂贞

☐装帧设计 贺 旭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码 410082

电话 0731-8821691 0731-8821315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32开 ☐印张 18 ☐字数 400千

☐版次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000册

☐书号 ISBN 7-81053-236-7/B·10

☐定价 26.00 元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随时代的转换,社会的跃迁,以及新技术革命铺天盖地的影响所至,本世纪末叶,我国的思想文化生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嬗变。人们一再地更换思维,转变观念,革新思想,也一再地对以往思索过的大量问题及其形成的大量结论,进行着几乎是全民族的再思索、再认识。历史让我们进入了一个空前广泛、深刻的反思状态。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无所不能思考的时代,在反思成为口头禅的今天,在动辄就以各式“理念”诘难异己的人们中,却鲜有对思想活动本身发起思考的。思想是什么;人们怎样才有了思想,缘何进行思想,又缘何这样而不是那样地进行思想;思想活动有怎样的意识机理、社会机理、文化机理;主体的精神自我在思想活动中处于怎样的状态,有何规律性的关系可寻;主、客体的关系在思想中被如何处置,思想活动的主体性原则当如何解释等,诸如此类思想自身的问题,都是未及深究细问的。当年,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因其唯心主义的武断,被后来者们否定了。时至今日,“我在”与“我思”的关系却仍有千千疑结,横亘在哲学的进路上,让人们无法回避。实际生活中,人工智能与网络文化对传统理式的挑战,大量非理性思潮甚

至反文化现象的出现,人们对于精神家园的理性渴求与寻觅,精神世界诸多问题的亟待解释,都在呼唤我们去敲叩思想的玄妙之门,去诘问和反思思想自身。但人们的哲学思维有时却不免迟滞、单调,远远落后于社会生活与日常思维的步履。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哲学思想的研究即哲学的思想研究十分重视,寻章摘句,皓首穷经,在前人的思想典籍、思想结论中不懈地扒梳;而对思想哲学的研究即思想的哲学研究,却十分冷漠、荒疏,游移于活生生的现实思想活动之外,未能认真而深刻地介入“我”的思想,负责地对“我”在思想什么、“我”在怎样思想一类问题之所以然做出哲学的阐释。思想是哲学的母题。思想问题的笼统、含混和模糊,最终必然引起哲学的羸弱、困顿、粗糙和语塞。通观人们对哲学窘境的种种埋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无非是哲学缺乏对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对思想活动的深切关注和有效引导。它未能在理性反思、科学论证和人文建树的方面排解人们的思想困惑和精神苦闷,给负载极重并已有几分疲惫和麻木的灵魂以兴奋、以醒悟、以明晰,甚至把话语权让给了“法轮功”一类的欺诈和邪说!

面对哲学与生活的这种巨大反差,本书回应现实的呐喊,将哲学的强大反思功能加诸思想现象甚至是哲学自身,把“思想哲学”作为一项补白性的学术命题加以确认和探讨,多角度切入思想世界,进行思想的思想。其学理企求在于,使思想现象系统而深入地得到哲学的观照,获得更为清晰、更为缜密、更为具体的理

解和说明;同时使哲学在精神、意识、思想问题的研究方面得到拓展和深化,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理论领域,丰富哲学自身的内容和意境。

思想现象,处于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顶部,又极为内秘、复杂,要给予科学和哲学阐释的“黑箱”问题极多。本书举其要者,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学术的思索、探寻和阐释:

一、探讨思想活动的意识场域和认识品格,明确思想缘何成为人类的最高认识方式。

二、在深入说明思想与意识的内在关系基础上,探讨思维与想象的二元意识结构及内在机理,揭示“思”“想”之间的异同、生化与转合。

三、探讨思想意识的自我意识机制,提出并论证理性反思是人类的“高阶思想”这一崭新命题,揭示思想之自我意识的心理形式和实现途径,使自我意识的题义从主体对于自身的形象、行为、状况的觉知与思考提升至对于思想的自我思想,把人类主观精神的能动性从内在的方面推向极致,同时使思想活动中的“在知之知”与“所知之知”的辩证关系得到机理性的解析。

四、从精神自我的方面探讨思想的隐秘,揭示其中的客观自我与主观自我、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历史自我与现实自我、理性自我与非理性自我、意识自我与无意识自我诸因素在思想层面的互作用、互生成、互转化机制,使思想意识的内在自我获得一种动态的、具体的和系统的阐释。

五、探讨科学认识活动中自我与非我的关系,深入揭示主体在感知、观察、阐释客观事物时,因其社会倾向、利益格局、心理特征、文化素养、思维定势、价值取向等方面的人格个性而对外界信息所产生的选择、设定乃至创造性的作用,使认识的主体性原则在思想方面得到丰富的展示。

这些问题的说明,显然未能把思想哲学的全部内容和盘托出,限于篇幅,有些问题如“思想的起源”写成定稿也只好割爱,但它初步展示了本人对思想哲学的基本构想。作为一种开拓性的学术尝试,我不能认为它是很完善的。

接受思想客体本身的复杂、内在、诡谲、易变、多层面等特点对其研究活动的深刻规定,在几个问题上本书努力贯彻着作者的自觉意识和主观追求。一是不回避困难,注意突破思想平台,高起点立意,强调学术的进取性;二是不停留于现象层面,致力于对思想活动的深层问题探幽发微,钩玄索隐,发挥哲学思维的内在性、反思性和穿透力强的优势,在精神分析中提高学术阐释的切入力量和科学品位;三是不拘泥于成法和定见,强调学术研究之反思和再认识的天职,在艰辛的自我分析、自我思索、自我批判中,对各类相关思想资料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同时注意非其所是,是其所非,重新认定学术的理念,力戒简单重复,强调学术探讨的发创和开新;四是不囿于学术门户,博采众长,广纳真知灼见,以哲学为主,多学科推进对问题的研究,从非区

域性、综合性、边缘性的学术思考中拓展视野,提高分析和说明复杂问题的系统性和有效程度;五是不脱离实际,积极回应现实生活的挑战,直面危机,超越纯粹的逻辑周旋与思辨运演,张扬哲学的时代精神、现实感触和批判力量,努力回答议论所及的实际问题。本书力求保持一种学术研究的前沿意识和开拓精神,在建构思想的理论体系、致力改变思想哲学空白的同时,还注意从意识论、认识论、思维科学、文化学、心理学等方面,为加强思想文化建设提供学术支持和理论视野的参照。

上述所有这些研究的意图和实践,对于作者个人,难说不是超负荷的,甚至有不自量力之嫌,完成不佳或思而未达之处在所难免。但我还是把本书作为谛听人类心声的理性纪录,作为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自我报告,奉献给对思想现象有浓厚兴趣和强烈责任感的思考者们,并期盼得到人们的关爱与指正。

掩卷而思,随笔写下这些话,放在全书之首,是为序。

胡 潇

1999年7月23日于广州白云山下



作者简介

胡潇,1947年6月生,湖南湘潭人。1963年参加工作,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1981年获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先后当过机关干部、编辑、记者、教师、研究员、兼任过全国与省级多个学术组织常务理事,现为华南建设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教授,中山大学兼职教授。多年来,致力于文化哲学、艺术哲学、思想哲学的研究。出版了《思想与现实的沉思》《文化现象学》《世纪之交的乡土中国》《民间艺术的文化寻绎》等5部学术专著。与他人合作撰写并出版《走向世界》等著作3部,发表各类学术理论文章250多篇,问世的成果共300余万字。1992年享受国务院专家特殊津贴。自信生活的最佳意境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探赜索隐,追新问异;了悟所然,会通至道;耕耘理致,披沥天下。

目 次

第一章 精神世界的金顶

一、为了灵魂的福祉	1
二、题旨与中心范畴的确认	10
三、“思想”的语义考察与历史寻绎	15
四、认识活动的最高形式	31
(一)思想活动是最高形式的能动认识	34
(二)思想成果是能动认识的最高形式	38
(三)思想作为最高认识方式的人文思考	47

第二章 思维与想象的意识机理

一、思想与意识	55
(一)人类意识的特点	56
(二)思想对于意识的生成	68
二、思想意识的二元结构	84
(一)“思”“想”两分的辩证	84
(二)思维与想象的意识特质	93
(三)思维与想象的意识转换	111
(四)思维与想象的意识整合	139

第三章 思想意识的自我意识

一、意识的自我意识	160
(一)自我意识的核心	161
(二)“高阶思想”	166

二、意识之自我意识的思想玄关	190
(一)意识自我的底蕴	190
(二)意识自相主客的动力	198
(三)意识之自我意识的实现形式	214

第四章 精神自我的思想演绎

一、客观自我与主观自我	249
二、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	260
(一)先验自我的界定	261
(二)先验自我的构成	267
(三)先验自我的成因	277
(四)先验自我与经验自我的关涉	282
三、历史自我与现实自我	287
(一)“第一结论的权威”	289
(二)目标的制导	292
(三)思想模式的涵化	301
四、理性自我与非理性自我	313
(一)逻辑的强制	316
(二)非逻辑的狡黠	328
五、意识自我与无意识自我	348
(一)意识的自觉与权谋	351
(二)无意识的诡谲与机变	360

第五章 自我与非我之间

一、从“自我设定非我”说起	417
(一)费希特的命意	417
(二)“白板说”的误区与超越	422
二、感知与自我选择	436

(一)感知能力制约对象的确认	437
(二)自我的欲求主导对象的选择	439
(三)情感气质影响对象的关注	442
(四)主观秩序对外物的同化	443
(五)思想意旨对信息的编码	445
三、观察与自我设定	448
(一)自我所在对观察的定位	449
(二)经验自我是显现对象的视屏	458
(三)理性自我是观察的“太阳”	463
(四)间接观察内含着对客体的直接设定	474
四、阐释与自我创造	485
(一)自主的真实	486
(二)“球面”与“焦点”	495
(三)积极的理性创造	502
(四)思想解释中的个性与共性	526
后 记	559

第一章 精神世界的金顶

对思想的王国作哲学的描述,也就是说,从它自身的内在活动或者从它的必然发展去描述它。

——列宁

我们今天面对的文化中国,是一个书籍、报刊多得让人无法看个究竟的社会。还有各类电子文化产品,它们占据着人们更多的闲暇。在这样一种书市鼎沸、论著充盈、媒体拥挤的氛围中,我为何要去苦苦地著述呢?同时我要交给读者审判的,到底是怎样的一本书,它要诉说的和实际能够诉说的是什么内容,又以何种话语方式、阐释方式去完成这种诉说呢?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先有一个交待。

一、为了灵魂的福祉

人类历史已经走到了 21 世纪的门槛前。新旧世纪之交,给一切对未来寄予希望的人们带来许多憧憬、许多遐想。面对身边生活现实发生天翻地覆之变的中国文化人,于斯为甚。以往百年的历史变迁,我们的民族走完了别的民族数百年才走完的发展路程。急速推进的社会,留下了大量需要思考、说明和未来得及思考和说明的问题。而改革开放的 20 年,则更

是以一种五光十色、倏忽而至的纷繁世象,让人目不暇接,蹙不容思。许多事情,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完成,或靠“跟着感觉走”进行。人们需要冷静思索的问题太多了,情况变化太快了。心理、思想意识遭受过频的冲击,承受太多的重负,便会发生一些麻木,形成放弃思考的消极反应。人们的口头禅“懒得去想”,便是这一精神状态的见证,但事情并未到此止步。市场经济的商海狂潮铺天盖地涌来,使看得见、摸得着的切身利益日益纷扰着还想冷静思考问题的人们。“思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的古训,被人们不经意地转换成“为了自己不出丑,尽量不思考与利益无关的事”。电子文化的兴起,印刷事业的发展,信息的喧嚣,语言的噪声,知识过量转换形成的理论污染,让人无暇顾盼,弗能流连沉思。面对精神生产低水平的重复,平面化的标新立异,思想空疏的丰富多彩,内容贫脊的形象轰炸,大量的人难以进行自己的独立思考,也往往不愿意去进行这种思考。因为,思想除了给自己徒增烦恼与辛苦而外,似乎不会有对个人的更多回报。甚至当你的思想陈述还没有结束,躁动的文化就宣布它已经过时,置你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而那种急切的物质利益及其狭隘的功利主义,则诱使人们学以致用,把智慧的运用不恰当地高度集中于谋利工具和技艺以及其他实用方法的获得、研制与操作之中,造成了技术理性、工具理性和功利意识对人文理性、科学理性的沉重压迫。曾经因为执著而饱尝过的苦涩,传统思想在现实冲击下的解构,“主义”的淡出,多元化的悄然兴起,货币在人际关系、社会价值关系中的泛逻辑机制所造成的价值相对主义,又使人们的价值选择、角色选择、信仰选择有了空前广泛的自由和空前变通的余地,同时也有了空前的淡漠和空前的随意。关于某

些问题的紧张思索和痛苦追问,在许多人那里已成为多余。人们不再努力追求和维系一种完整的思想主题和理想的意义世界。随遇而安,相机行事,不亏自己,成了不少人的生活旨趣。如此种种的现象,似乎在西方人所说的“上帝死了”、“主体死了”之后,又面临着一种“理性消亡了”的末世命题。人们拒斥文化的传统,放弃理性的追求,厌烦逻辑的整合,否定确然的解释,贬抑思想的价值,冷漠意义的世界,消解哲学的功能。这类现象,使人们预期已久的哲学这只黄昏才起飞的密涅瓦猫头鹰,在一个接着一个的黄昏消逝之后仍不见其高飞。

是哲学或者哲人的错误,或是现实生活发生了某些需要纠正的病象?抑或是两者都在情理之中?这使我想起了第一个预言“哲学是黄昏才起飞的猫头鹰”的黑格尔,他的哲学自信实际上是在几分无奈中作出的一种自我肯定。当年,他面对的德国,是哲学巨星璀璨、成就斐然的时代,但他却强烈地感到了社会对于哲学的冷落。“世界精神太忙碌于现实,太驰骛于外界,而不遑回到内心,转回自身,以徜徉自怡于自己原有的家园中。”^①“那些孤独的人们,被他们的同胞所抛弃,被隔绝于世界之外,而以沉思永恒和专门献身于这种沉思的生活为目的——不是为了有用,而是为了灵魂的福祉,——那样的人们消失了;这种消失……也就是返观内照、幽暗无色的精神劳作消散以后,存在好象化为欢乐的花花世界了,大家知道,花没有是黑色的。”^②照理说,黑格尔这个普鲁士王国的哲学泰斗不应该对哲学与哲人有如此的悲悼,但他的确又是在为哲学与哲人寻找精神的家园。由此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哲学很难成为世俗生活的热门话题,而执著的哲人不背负沉重的精神十字架者世所罕见。一代心理哲学的巨匠荣

格,更是为时代精神的患病而无奈和忧伤。他入木三分地认为:“我们的智识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但同时我们精神的寓居之地却陷入了破损失修的状况之中。”^③他极为失望地告诉我们:“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高度分化了的人,这个人在用崇高的自我确证征服了他的环境之后,又在对彼此不相关的地位和兴趣的追逐中把自己撕裂成碎片;他忘记了自己的起因和传统,甚至对以前的自己丧失了记忆;他以此使自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并最终陷入一种无望的、与自己的对抗。”^④如此失望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状态,并非荣格一人。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过程造成的文化畸变、理性崩塌的现实,早在本世纪30年代初德国的雅斯贝尔斯就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近乎诅咒的批判。他留下了这样的文字:“随着平均化的群众秩序,有一批文化人消失了,这些文化人凭借连续的思想和感情的训练学习而能够从事精神的创造。人们忙忙碌碌,不再过一种服从于一个完整主题的生活,除了为具体的目的,他们就不再焕发出自己的生命,这具体目的带来的是有用性;他们无耐心等待,也不想让事物成熟。一切必须是当下的满足,精神生活已变成了飘忽而过的快感。……花样翻新的读物取代了伴随生命历程的著作。人们草草地阅读。人们追求简短的东西,但不是那种能引起人们反思的东西,而是那种快速告诉人们消息又立刻被遗忘的东西。”^⑤这种平庸的文化生活,剥夺了人们提升和发挥理智的机会,使思想创造力下降,造成了信息增加,心灵萎缩,理性败坏,信仰瓦解,最终向野蛮发展的精神衰颓。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后工业社会的研究者丹尼尔·贝尔也在自己的观察中得出了与雅斯贝尔斯几近一致的看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视文化”对于“读文

化”的取代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印刷媒介在理解一场辩论或思考一个形象时,允许自己调整速度与有所对话。印刷不仅强调认识性和象征性的东西,而且更重要的是强调了概念思维的必要方式。视觉媒介——我这里指的是电影和电视——则把它们的速度强加给观众。由于强调形象,而不是强调词语,引起的不是概念化,而是戏剧化……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因而,它们从文化生活方式上造成了理性的枯竭与精神的废弛^⑤。贝尔对于电子文化给人类理性带来巨大冲击所产生的深深忧患,在他那充满高度责任感的著述中已经向世人作了直白的表达。而对人类思想现象倾注满腔学术热情的美国学者芭芭拉·布朗,则从学者队伍自身状况的分析中对社会忽略思想问题提出了警示:“人们对于经济和心理生存的需要……已经阻止了许多第一流的科学家对人类本质之最重要的特性——思想和意识——进行科学研究。在现代社会,科学家们为获得生存面临的实际需要,已经渗透到了科学界的每一个角落,以至于绝大多数科学家不得不把聪明才智首先用于获得经济保障和社会安全,其次才会用于真正的科学工作。正是个体生存的社会需要使社会误入歧途,并使人们对思维的知识变得如此匮乏。”^⑥

我们已无需更多的引述。学者们描绘的文化异化给人类理性造成的贬抑与伤害,多方面地证明了马克思在 100 多年前曾经指出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这样的文化异化现象^⑦,在现代社会有增无减,且有愈演愈烈之虞。即使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生活中经济、技术和观念层面的因素所致,发生在西方社会的理性困惑,我们也未能

完全幸免。连著名作家王蒙,在多重社会、文化因素的压力面前也自发地喊出“躲避崇高”的话语,推脱一个精神生产者对人类灵魂的福祉可负和应负的崇高责任。更有甚者,生物工程技术克隆出了一只羊,竟引起国内外学界、舆论界的轩然大波。人们普遍担心人自身的被“克隆”,并且不是纯粹形体的被复制,而是思想、观念、行为、情感的被复制。这一事件背后的文化悲哀,是技术对人性的统制以及思想、文化、意识的技术化。人们崇奉技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为它的万能,可以把人类数百万年在自然、社会、心理、文化方面的进化而形成的文化意识、内部世界,全然可用技术的方式克隆出来;以为思想意识方面异常复杂、异常深邃的社会、心理、文化机制,就凭一个亲体细胞的生殖处理可以化为简单的工艺流程;以为人的情感体验、价值判断、思维方式、真善美的理想以及整个精神自我,全是人身自然的附属因素,只要生物技术在自然的相似性方面造成了人的“影子”形体,其精神自我也会像其原型那样,随生物技术的过程而自然出现在人的复制品身上。所有这些技术的喧嚣和恐怖,无一不是对人类尊严、对人类理性、对人类精神、对人之所以是人的那一切的亵渎与挑战。它所透露出来的,仍然是物的理性和人的物性化这样一种文化之历史悲剧的余音。正如海德格尔早就指出的那样:“思想是由迄今为止尚未被思想或甚至不能被思想的东西来度量的。”^⑤思想被庸俗化为一种粗陋的物质过程,思想的形成和变化本身竟不需要被思想,这正是技术统治论者在技术与人类思想之关系上的极端无知和极端浅薄!

纵观世界和国内的文化现象以及人们对于人类自身的精神现象、理性现象的种种态度,我们难免由一种崇高的哲学使